

(上接封9版)

3
求学记

读书，是一代代三西人的出路和希望

“花儿”与彩陶，让我们在三西为之魂牵梦绕。不听“花儿”，读不懂三西的奔放浪漫；不看彩陶，读不懂三西的深沉厚重。

今天，马家窑文化的余脉，仍然游弋浮动在三西百姓的寻常岁月中。三西很多人家，即使破败的土坯房，门前也要写上“耕读第”——耕和读，这是中国农民心中最为神圣的两件事：耕作，一年之事；读书，一生之计。

读书，是一代代三西人浴入血液的信仰，也是出路和希望。

没有作业本，没有笔，三西的学童以木棒当笔，黄土作纸。学生在地上写，老师在地上判。

一个西海固女孩儿在她的日记中写下这样揪心的话：妈妈，如果我不上学，我的眼泪一辈子都流不干。

通渭的农家女郭胜霞考上了大学。当地有老话：家中无字画，不是通渭人。在全国闻名的书画之乡甘肃通渭，没有比要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事。年过花甲的父亲戒掉了抽了一辈子的旱烟，戒了罐罐茶，最终，戒掉了饭碗里最后一滴油——他把家里的油都卖了，供女儿上学。

郭胜霞大学毕业，有了工作。那年冬天，70岁的父亲坐在墙根下晒太阳，头一垂，就再没抬起来。心里最大的包袱放下了，他远远地去了，留下满院暖暖阳光。

越穷的人，上学的愿望越迫切

静宁县李满强六七岁时得了

●三西很多人家，即使破败的土坯房，门前也要写上“耕读第”——耕和读，这是中国农民心中最为神圣的两件事：耕作，一年之事；读书，一生之计。

●侯新民和乔永峰，1996年在漳县金钟乡看治坡村斜坡社创办了一所乡村小学。娃娃们边上课，边把手伸进鞋里，用冰冷的小手握着冰冷的脚——冬天，教室里燃不起炉子。

●用油漆画在土墙上的国旗，一直是学校里最鲜艳的颜色。



乔永峰在给学困生辅导功课



李满强(左)在说自己的诗作

4
追梦记

有梦想就得去实现

马家窑陶罐上的远古人形，让现代人人生发出无尽的畅想。

那是粗线勾出的一个播种者：昂首阔步，甩开两臂，张开五指，撒出去的种子像蜻蜓般展开翅膀，漫天飞舞……张扬的生命力和无遮无拦的烂漫天真，从画面上喷薄而出。彩陶上的播种者，播撒的是先民对农耕生活的理想；阳山梯田山上的瓦广吉，歌唱的是乡亲们五彩的现代梦想。

漳县金钟乡农民杨引丛生来腿脚残疾，但贫困和残疾并没有禁锢住他的梦想。

1992年6月，他带头创办了油印刊物《金钟》。发刊词写得如钟声般铿锵：“大山下的金钟不知沉默了多少年，终于，几个不甘寂寞的青年，笨拙地举起了锤子——铛。千古沉寂的金钟响了……”

20载春秋，金钟依然鸣响。正像曾经的那青年，现在一群中年人自己写的那样：“活着，就要让心拥有爱、感动和梦想。”

柳云霞对自己的婚姻曾经怀有过玫瑰色的梦想。但是，这个梦想破灭了。虽然千般不愿，她还是被拉上了迎亲的三轮车。

不穿红，也不挂花，故意穿件旧衣服的她哭了一路——甘肃庄浪县的这个农家女子，实在接受不了自己的包办婚姻。

婚后第五年，得了脑膜炎的柳云霞，昏迷了一整天，睁开眼时，看到的是丈夫流着泪的脸。她忽然发现，丈夫其实很可爱。

爱情萌发了，早已枯萎的梦想也再次发芽——模样普通的她，当年是多么想当个演员啊！

2008年，柳云霞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。两年间，她写出了10万字的电视剧本——《叶子的包办



瓦广吉在库房里查看中药材



彭阳大棚内的食用菌成熟了

病，两年站不起来，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。奶奶哄着他：“等后院杏子黄了，我娃就能上学啦。”

现在奶奶早已不在人世，可杏子成熟时的黄色，仍是李满强人生中最温暖的颜色。

妹妹，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亏欠。家里穷，为了让哥哥上学，妹妹辍学了，去挂毯厂打工。领了第一个月工资，妹妹给哥哥送来一个硬纸盒。

盒里是一双人造革的皮鞋。一递，一接。妹妹一双手上，全是织地毯割出的血痕。

这是李满强人生中第一双皮鞋。当哥哥的，硬是把泪水憋在了眼圈里。

妹妹17岁就出嫁了。为了省点车费，父亲不让李满强回家送亲。

那天天下雨，他跑到教学楼最高的地方，望着家乡那望不到头的山和云，泪水、雨水凝成了几行诗句——

“早嫁的妹妹
山丹丹一样漂亮的妹妹啊
将你的青春
永远地定格在十七岁的枝头
仅仅是为了给我，你这个读书的哥哥
换回一笔作学费的彩礼。”

反贫困，教育是通往彼岸的渡船

这也许是世界上破破烂烂的学校：借来的土坯房，课桌是泥墩和木板搭成，粉笔是山上挖来的白石头，房檐下一串牛铃，充当上课铃。

侯新民和乔永峰，1996年在漳县金钟乡看治坡村斜坡社创办了这所乡村小学。

娃娃们边上课，边把手伸进鞋

里，用冰冷的小手握着冰冷的脚——冬天，教室里燃不起炉子。

用油漆画在土墙上的国旗，一直是学校里最鲜艳的颜色。

西部地区“两基”攻坚计划、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、希望工程……一项又一项国家政策，一次又一次社会行动，让孩子不再因贫困失去受教育的机会。多年来，一笔笔捐款投往三西，一队队支教者来到三西，一批批先进教学设备出现在三西孩子的课堂。

我们读到西学生李旭东的一篇作文。

孩子用抒情的笔调写道，教育扶贫——“像一位慈母，给落后山区的孩子带来了光明，带来了公平。”

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，我们看到了规模庞大的学生配餐中心。

明净整洁的大厨房，按照营养食谱烧好饭菜，现代化流水线上，各色菜肴被分装到饭盒，再传进进集装箱卡车。半小时后，孩子们就能在教室里吃到热气腾腾的免费午餐了。

杏子又挂满了枝头。更多像李满强那样的孩子，背着书包奔向学校。许多像郭胜霞那样的孩子走出大山，他们的父亲坐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，暖暖地晒着太阳。

正是有了国家政策和社 会捐助，如今的斜坡小学，绿茵茵的山坡上，矗立着红砖教室。操场上，篮球架、乒乓球台一应俱全。学生们穿着新校服，背着新书包……

已不再年轻的乔永峰仍是个民办教师，却得意于自己教出了30多个大学生。谈得兴起，他忽然吼起秦腔，唱得雷霆万钧，满堂爆彩。

三西人，如黄土高原上的“花儿”，曲调婉转，却刚猛激昂。

三西人，如马家窑彩陶上的涡旋纹，线条圆柔，却百折不屈。

人心中，那就是梦想绽放的时刻。我们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有梦想——

“地上铺地板呢，新式家具摆满呢，老太婆也坐上鸭绒的棉毯呢，家家户户把小车显呢。”瓦广吉在“花儿”里这样唱出阳石村的梦想。

春季一片花，夏季一片绿，秋季果飘香，这是石建全的梦想。他领着我们走到一片开满鲜花的山凹中，踩了踩脚下的那块地：“死了我就埋在这儿，子子孙孙还要种树，就种在我的脊梁上。”

建一个高级种鸡厂、一个现代化冷库。陈云花的梦想直冲“高级”和“现代化”。

柳云霞的梦想还在生长，她想让自己的作品在省上和国家电视台播放。

三西人的梦想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、西部大开发的大舞台上实现的，靠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规模、如此程度和如此速度的“命运逆转”。

按联合国标准，从1981年到2008年，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.76亿人，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70%左右来自中国。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以最快的速度大规模减贫的国家。

在三西，我们学到了两个新词：沿崖汉和猛上户。

沿崖汉，意思是日子像过到了悬崖边，就快摔下去了的人。

猛上户，就是状况迅猛改善的农家。

到如今，多少三西人家从悬悬乎乎 的沿崖汉，变成了红红火火的猛上户？

我们不知道梦想何时而生，我们所知道的，是30年的扶贫开发，使亿万贫困的中国人梦想成真。

[后记]

“走哩走哩哟，远远地远下了，

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咯了……”

当我们再次踏上黄土高坡，西部歌王已去，五朵梅不在，70年前的悲苦已随风远逝。

我们登上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山坡。

此时，在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，沟壑如削，峰峦耸立，梯田环绕，绿荫葱茏。

暴雨忽至。这突如其来的急雨，是先民们对雨水丰沛的祈求，还是兆示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量？对水充满敬仰之情的先民们，会在甘霖中击节而歌，联臂而舞吗？

我们仿佛接收到了五千年前的信息：马家窑文化标志性的涡旋纹在空气中盘旋，在洮河激流中再现，在瓦广吉的歌声中萌发。先民顽强生存的基因，始终在三西子孙的血液中涌流。

也就是当晚，正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杨子兴突然接到电话，这场本该带来丰收的喜雨，却让“千年旱码头”岷县暴发特大电 洪泥石流灾害。

杨子兴跳上越野车，转瞬消失在茫茫夜雨中。几小时后，他出现在岷县茶埠镇一间昏暗的小学教室里。微弱的烛光，照着受灾群众几百双惊魂未定的眼睛。

这场灾害，数十人死亡、失踪，30余万人受灾。

带着一双黑眼圈再次面对我们，杨子兴说：三西的生态还是这样脆弱，脆弱得连喜雨都承受不住。

三西，仍是一片多灾多难的 土地。

三西，扶贫的征程仍是路也 迢迢。

三西地区留存着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遗址，今天依旧保持着随山起舞、蛇行龙游的姿态。

今天的中国，再要筑一条扶贫的长城，工程是多么浩大而艰难。

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，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。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（2011-2020年）》中，三西作为六盘山区，被列为国家第一个连片特困区予以重点扶持。

今年，甘肃启动“联村联户，为民富民”行动，全省40万余名干部，一对一地帮扶40万余特困户，共同迈开整体脱贫的步伐。与此同时，宁夏也实施了35万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扶贫举措，落实纲要。

六盘山，峰峦纵横，远处是苍茫的原野。

70多年前，率领中央红军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伟人，站在六盘山上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问：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

十几年后，手持长缨的人们最终缚住了苍龙。

三西扶贫长城，何日可以筑就？手持改革开放长缨，发扬“五苦”精神的三西人，何日缚住贫困的苍龙？

我们看到，越来越多的三西人正迎着朝阳，唱着“花儿”，开始新的征途。